

理髮店小傳

例行公事般的，我走進理髮店。

完全稱不上是華美的招牌，鐵製的材質，長約三、四十公分，白底紅字上印著「家庭理髮」四個標楷體小字，略為斑駁的痕跡是歲月在上面鋪上一層縐紗，釘掛在門口前半開的鐵捲門旁深灰色牆上，底下三、兩盆艾草、芙蓉依偎。即便在偌大的馬路旁，也鮮少有路人因為它的不起眼而駐足一時半刻。

阿婆年過六十了。長輩口中都稱他一聲「林太太」，銀灰色的亮髮繾綣，鼻樑上掛著一副老花眼鏡，身上穿著赭紅色的圍裙，歲月理所當然的在皮膚間留下深刻的皺紋，腳下的室內拖鞋隨著步伐的移動而與大理石地板接觸，發出「ㄎㄩ—ㄎㄩ—」聲響。阿婆很少點燈的。客廳兼理髮廳總是昏暗，節儉早已是阿婆的生活習慣，即使有客人光臨也僅是點起理髮專用大椅上方一盞亮白水銀日光燈以供照明。

對晚輩來說，坐上理髮專用椅，圍上亮黃色絲巾後，是拉開阿婆人生故事的序幕。

「阿彌陀佛。」她的故事總是這樣開頭的。

出生在六十幾年前台南的務農人家，阿婆年幼時家庭經濟並不富裕，甚至可說是貧窮，在那樣一個年代：尚未起步的工業，稱不上發達的經濟，即使是肥沃的嘉南平原要讓一家十餘口三餐溫飽也非易事，又農業技術停留在人力集約而非現代化機械耕作，全家大小勞師動眾下田農忙可說隨處可見，加上重男輕女觀念蔚為風氣，除非出生在富貴人家，尋常務農家庭的女孩子大多只能待在家中協助照護年幼弟妹，餵養家畜，長大後找個村內男人結婚，做個三從四德的婦道人家罷了，因此阿婆並未接受過學校的教育。

少女時期的阿婆，因緣際遇下在村內學習了替人理髮的工夫，拜師學成後又因媒妁之言而與在公務機關上班的丈夫結為連理。有了丈夫穩定的月俸加上自己替人理髮貼補家用，即使經濟稱不上是小康但恰足夠應付一家五口的生活以及子女們的教育費。

但，人生總是起起落落。阿婆的丈夫在某次公務外勤，勘查施工地時發生意外，因公殉職，留下的是年約三、四十的妻子與三個正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本以為得以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卻因突如的喪夫而必須一肩扛起經濟重擔，為了減少支出，阿婆不得不更勤儉的生活，節儉二字成為她生活的一部份，所幸丈夫生前的同事三不五時到店裡「捧場」，靠著純熟的理髮技術與人脈，經過了十幾年頭總算將子女拉拔到成家立業，阿婆心中的大石才落地。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在生活物質上極盡的勤儉，但教育上阿婆卻從未省去一分一毫。大字不識一個的阿婆親身經歷文盲的不便，只勉強會寫出自己名字，不僅在與人書信的溝通時有許多的障礙，到超市採買物品的標籤和路邊的招牌也認不得幾個，而最困難的莫過於每到選舉時投票也只能辨認照片和大略的字型才能做出決定，諸多的不便造

就她對教育的堅持，即使物質需求再怎麼的缺乏，子女們也靠著替人理髮的工錢一路讀書到大學畢業甚至出國留學。

歲月催人老，隨著子女成家立業與學成歸國，阿婆總算也到了享清福的年紀，昔日丈夫的同事如今雖一個接一個退休，卻仍舊固定到理髮店光顧，也聊往事，也談子女生活工作，更互相討論退休後的休閒生活。透過同事的介紹，阿婆認識了宗教性的公益團體，篤信佛教的阿婆，經歷喪夫之痛後在宗教的力量支持下揮別了大部分的悲傷，如今邁入老年生活，更感念當時在人生二度低潮時各界的協助而決心奉獻回饋社會，從假日到回收站幫忙分類廢棄物，關懷地方的獨居老人與啓智兒童，甚至近來「過鹹水」到菲律賓、緬甸等受天災人禍而水深火熱的國家協助居民重建家園與教導農耕方法，比起周休二日，阿婆似乎沒有一刻是閒著的。

批上黃色大絲巾，一撮撮的黑髮隨著阿婆純熟俐落的剪刀而落在絲巾上，十幾年來習慣了讓阿婆一面拿著大鐵剪刀來回理去多餘的亂髮，一面聽阿婆娓娓細述著她的回憶，聽她說小時候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全年無休，還要照顧弟妹，到步入婚姻後雖然慟失丈夫卻還是堅毅的拉拔子女長大，再聽她分享前些時候跟著志工到柬埔寨幫忙氣候變遷下的災民整建家園。

「偶們真的素很幸福齁，人家連氣粗飯都沒辦法。」阿婆只會說台語，對我們晚輩講話只得用標準的台灣國語，即使如此，熱情如她還是能暢談自己的回憶，最後不忘告誡我們讀書的重要，未來世界的文盲不是無法閱讀的人，而是不再學習的人。

例行公事，一個月一次的理髮，我走進理髮店，一樣昏暗的客廳，阿婆堆滿笑靨的從鋁框紗門另一端走來，臉上與手間的皺紋似乎又多了一些，將近半個世紀的時空差距裡，眼前這位看起來最平凡老人家說的是一段最精彩的人生故事。

坐上理髮專用大椅，阿婆替我圍上亮黃色大絲巾。「阿彌陀佛…」阿婆念著法號。我靜靜的聽著剪刀聲在耳際來回移動，似乎永遠都不會停下。